



反謠言



「姑妄言之妄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，料應厭做人間語，閒聽秋鬼唱詩。」

一、王章男事件

這是一件半新不旧的案子，王章男無緣無故，糊裡糊塗，已經在監獄裡吃了不少苦飯。甚至連他的父親也被搞得天昏地暗，並且發生車禍。有人传说（誰肯承認？）車禍也是國民黨的安全人員搞的等々。我有一位好友局外人最喜歡炒冷飯，自從他造了一個王章男事件的謠，被俺識破之後，他天天低頭沈思（不敢抬頭見人也）；有一天來宿舍找我下圍棋，眼看着他的大龍被我切破肚皮（有如破他的牛皮），他佯稱內急，要上廁所，以拖延時間。但這冒失鬼竟然撞進女生用的。只聽一声尖叫，就看他滿臉通紅，醜陋地跑進我的房間。先是有痰氣喘，接着沈靜下來，在我還沒管他之前，他竟然

興奮萬分，拍案而起，大叫“ I get it! I get it! ”衝門而出，俺以為他放身三十多年，如今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了咧。不久，校園就傳說着新福音，是這樣的：

王章男在香港久久不見莊園端出面，就上國泰飛機返日本，路經台北，國民黨故意說飛機故障，請旅客下來過境生休息。這樣他離開了“國泰”的領土而到“國際領土”，但他還屬於“國泰”的旅客，又沒犯法。國民黨又叫一個女特務化裝成摩登少女，等王章男內急，上洗手間時，竟然在比較沒人看到的地方吵起來了，指責王章男毛手毛腳，調戲女人。警衛人員帶双方入警衛室（台灣國土），驗明身份之後，依法被捕。

這故事很曲折，還有韓香艳之氣，所以當付很快，其實這完全中了國民党的烟霧彈

蔣家的特務在香港暴王硬上弓，綁架了王辛男之後，為了脫罪，所以放風聲說：「飛經日本，在台北機場被“誅”下來的」。這風聲一傳出來，謠言立刻滿天飛，愈傳愈真，到後來簡直叫人不得不信。但事實勝于雄辯，蔣家的敗筆就在話據上。是的，王辛男有一張機票要飛日本，但根本沒有“CHECK IN”原封不動，好好的，被他姐夫帶到美國去了，這些謠言，姑且不談其他漏洞，不是不攻自破了嗎？

二、崔 告 青

局外人本籍青海，我的小同鄉，但早年聯政之前，竟然說是蒙古“儒生”而保送台大，（爸爸在蒙古當過三天的官），入國民黨時又說是半個浙江人，原來他媽的是浙江人，他在浙江生的，但國歲的油飯是用台灣的米煮的，家住台灣南部，講得一口純正的台灣話，在台灣人的圈子裡還很吃得開，他說這就是「三民主義的流动性」。

自從前年回國參加國建會回來之後，你可以時常在中央

日報海外版看到他的「圓是論談」，由於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笑他「狗屁不通」，他皮厚心黑地說：「這沒關係，只要標題，口子和他的名字寫對了就行，其他把金鑄的小說抄上去，他都不管。」（古年的二方言統統訓心得就有好多地方「語出」金鑄的「射雕英雄傳」）他宣稱這完全是由他的名字做免費廣告，以為那天回國混個什麼“長”幹一幹。

有一天，在我房間看電視節目「金玉滿堂」，他很神祕地說：目前台灣要當官，得靠「崔告青」。我是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心想雖有传说蔣家王子曾召崔告青進宮，但未嘗听说她得寵駕臨了咧。我只好整衣正冠，謹請指教，他才說不是「崔告青」，而是「吹、台、青」——吹，台灣籍，青年才俊。

創造這名詞的人真有幾分鬼才，但其是心卻陰險又毒狠。第一，所說不真；「吹」有道理，「青」是口子，「台」完全是騙人的伎倆。一百個位子，台灣人拿得一官半錢，報紙猛登，其他九十九個照樣是

把我們被罰的事以大標題「橫衝直撞，罔顧交通安全的騎士被罰勞役」刊登出來。許多同僚見到我就以此事為笑柄，也談論著。下班回家的同事也說她們學校的同事被罰的事。想不到此爭議成爲全城轟動，「新聞人物」。對於此六法違規，查到違法者，須有罰意，須頒寫處分書，並列於該黨員名冊上，而條文無通報我。如果我，因為如果國會審議時，他們可以刁難你，使你無法出國。經他這一指，我被好客忍下來，以免小不忍而亂大謀。

抵達美國之後，祇要有人問起：「老先生，你年紀已經足夠作爲我們的父執，又在台灣工作了那麼多年，爲何還要到美國來作個老學生？」時我就把這事的經過從頭到尾複述一次。末了，我總來一句：

幹伊娘的國民黨，明知其末日之將至，還要作威作福地行其暴政。一套的國民黨常说的话「暴政必亡」，相信國民黨這大暴政被人民推翻已指日可待了。

…(上接第24頁…)

「猪仔」的「真」。他們用「台」字來騙民心，同時培養搖尾狗。一兩白肉吊得高高的，咬底下的爭奪戰。第二、由此台狗而引伸為如魏鎬說的：「台灣青年很苦悶，外省官員」，這種話沒有任何一個音節是對的，連三歲小孩子，只要讀過三天的《三字經》，都曉得他們是心狠在對這種人，「三字經」第三、是簡單直接的人本來就很少，是因為那樣很難爭辯，而這口子正是他們外省人的好藉口：台灣是你们台灣人的，你們該回去，有前途…。混蛋一大堆。

耳朵聆听着我的小國鄉在那裡，口若懸河，高談闊論，舉例說明。電視上崔苔菁的屁股正在那裡「瓊瑤」着，而我的視線已模糊，精神已麻木，看不出真假、是非和美惡了。